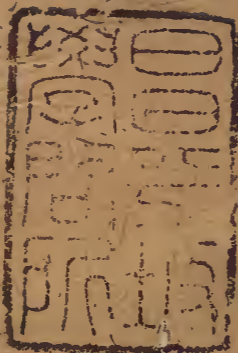


稗編

四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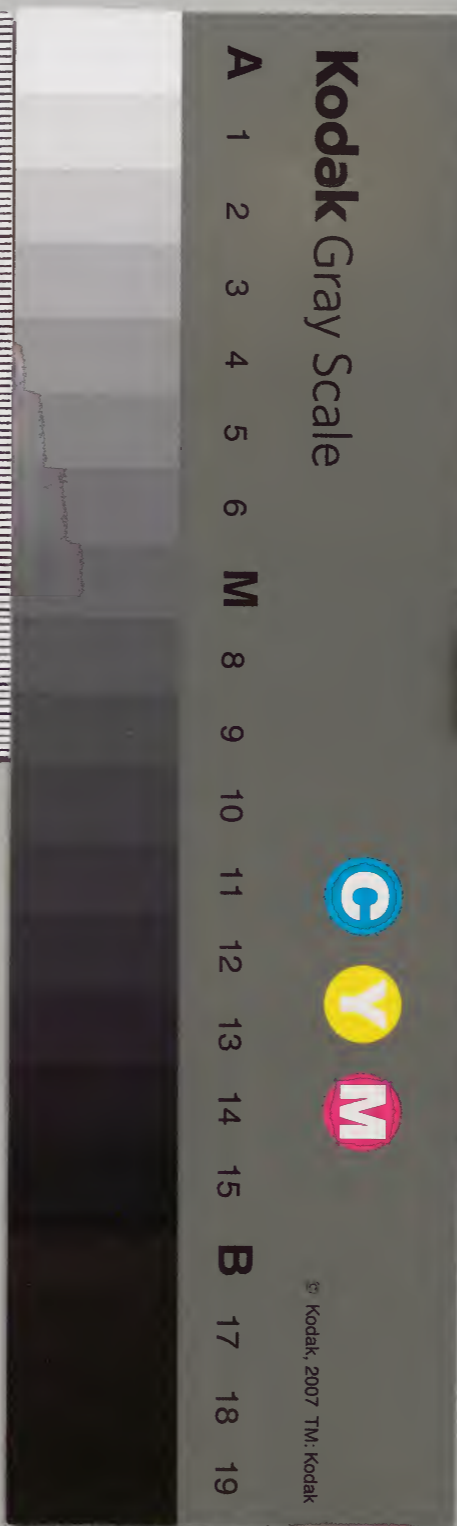
四十七



庫文閣内	
三五函	三〇九
七	六〇
架	冊
類	號
漢	書

庫文閣内	
三六函	三〇九
一七	六〇
架	冊
類	號
漢	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25)	
函號	366	65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六

門生歸安姚翼考校

淺草文庫

諸家四

種穀

賈思勰齊民要術

凡穀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質性有強弱米味有美惡粒實有息耗地勢有良薄山澤有宜順天時量地利則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勞而無獲凡穀田菜荳小荳底爲上麻黍胡麻次之蕪菁大荳爲下良地一畝用子五升薄地三升穀田必須歲易二月三月種者爲植禾四月五月種者爲

耕禾二月上旬及麻苧楊生種者爲上時三月上旬
及清明節桃始花爲中時四月上旬及棗葉生桑花
落爲下時歲道宜晚者五月六月初亦得凡春種欲
深宜曳重槌夏種欲淺直置自生凡種穀雨後爲佳
遇小雨宜接濕種遇大雨待歲生春若遇旱秋耕之
地得仰壟待雨夏若仰壟匪直盪汰不生兼與草歲
俱出凡田欲早晚相雜有閏之歲節氣近後宜晚田
然大率欲早早田倍多於晚苗生如馬耳則鋤鋤稀
豁之處鋤而補之凡五穀惟小鋤爲良良田率一尺
留一科薄地尋壟躡之苗出壟則深鋤鋤不厭數周

而復始勿以無草而暫停春鋤起地夏爲除草故春
鋤不用觸濕六月以後雖濕亦無嫌苗既出壟每一
經雨白背時輒以鐵齒鏟揆縱橫杷而勞之苗高一
尺鋒之構者非不壅木苗深穀草益實然令地堅硬
乏澤難耕鋤得五徧已上不須構凡種欲牛遲緩行
種人令促步以足躡壟底熟速刈乾速積凡五穀大
判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雜陰陽書曰
禾生於棗或楊九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禾生於寅
壯於丁午長於丙老於戌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乙
丑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

收薄以忘日種者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爲佳汜
勝之書曰小苴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秠忌
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苴忌申卯凡九穀有忌
日種之不避其忌則多傷敗此非虛語也其自然者
燒禾黍則害瓠禮記月令曰孟秋之月修宮室坏垣
墻仲秋之月可以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司
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孟冬
之月謹蓋藏循行積聚無有不斂仲冬之月農有不
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尚書考靈曜曰春鳥星昏中
以種稷秋虛星昏中以收斂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

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
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稷
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
可勝食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鋸不如待
時又曰五穀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夫仁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淮南子曰夫地勢水東流人必
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大禹之功不立而后稷
之智不用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不能使水西
流后稷闢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

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食者民之本民者國之本國者君之本是故人君上因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蓄蔬食冬伐薪蒸以爲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屍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蝦蟇鳴燕降而通路除道矣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粟麥昴星中則收歛蓄積伐薪木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霜降而

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得食則難矣又曰爲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難得而易失也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不納冠挂而不顧非其爭先也而爭其得時也呂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吾苗有行故速長弱不相害故速大橫行必得從行必衍正其行通其風

鹽鐵論曰惜草芳者耗禾稼惠盜賊者傷良人汜勝之書曰種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時雨膏地強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蟲又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查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撓令易乾明日復溲天陰雨則勿溲六七溲而止輒曝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蝗虫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

藏雪汁器盛埋於地中治種如此則收常倍汜勝之書區種法曰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爲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嘗悉以一尺地積穰不相授令橫作二尺地以積穰種禾黍

於溝間夾溝爲兩行去溝兩邊各二寸半中央相去
五寸旁行相去亦五寸一溝容四十四株一畝合萬
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
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
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
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豈令相去一尺二寸一溝
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區種荏令相去三
尺胡麻相去一尺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
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
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

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丁男長女
治十畝十畝收千石歲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
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
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
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
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區中草生芟之區間
草以剗剗之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列鎌此
地刈其草矣汜勝之曰驗美田至十九石中田十三
石薄田一十石尹澤取減法神農復加之骨汁糞汁
種種判馬骨牛羊猪麋鹿骨一斗以雪汁三斗煮之

三沸取汁以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漬之五日
去附子擣麋鹿羊矢分等置汁中熟撓和之候晏温
又洩曝狀如后稷法皆洩汁乾乃止若無骨煮縹汁
和洩如此則以區種之大旱澆之其收至畝百石以
上十倍於后稷此言馬蠶皆虫之先也及附子令稼
耐旱終歲不失於穫穫不可不速常以急疾爲務芒
張業黃捷穫之無疑穫禾之法熟過半斷之孝經援
神辨曰黃白土宜禾說文曰禾嘉穀也以二月始生
八月而熟得之中和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
王而死崔寔曰二月三月可種植禾美田欲稠薄田

欲稀汜勝之書曰種禾夏至後八十九日常夜半
候之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時令兩人持長索相
對各持一端以槩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
五穀不傷矣汜勝之書曰稗既堪水旱種無不熟之
時又特滋茂盛易生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
之備凶年稗中有米熟擣取米炊食之不減粟米又
可釀作酒蟲食桃者粟貴楊泉物理論曰種作曰稼
稼猶種也收歛曰穡穡猶收也古今之言云耳稼農
之本穡農之末本輕而末重前緩而後急稼欲熟收
欲速此良農之務也漢書食貨志曰種穀必雜五種

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恐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女修蠶織則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携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禾也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一畝三畦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后稷始畦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畦長一畝三畦

一夫三百畦而播種於畦中苗生葉以上稍薅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芸或耔黍稷儼儼芸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畷五頃用耦犁二牛三人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畷一斛以上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置功巧奴與從事爲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稼養苗狀民或若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爲丞教民相

與農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畝少者十三畝以故
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墻地課得穀皆多
其勞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又教邊郡
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穀多

漢陰丈人爲圃

莊周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
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桴桴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叩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

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決湯其名爲桔槔爲
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
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
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
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
學以擬瞿于子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於天下者
乎汝方將志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
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陋
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

之人何爲者耶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
反耶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
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嗇人之道今
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
者嗇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
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
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謦然不
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
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於魯
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

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
朴躰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耶且渾沌
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
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
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
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
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

且孳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夫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問

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從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殫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蓄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相牛經

審戚

牛岐胡壽

岐牽兩腋下分爲三

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

有白脈貫瞳子行最快頸骨長且大壁堂欲得闊脚

也間蹄欲得如縱馬馬驟而去也膺庭欲得廣前胸天關欲得

成背接雋骨欲得垂脊中央蘭株欲得大尾豐岳欲

得大膝種頭欲得高百躡欲得緊垂星欲得有怒肉

蹄上巴肉覆力性欲得大而當車懸蹄欲得如八

字陰虹屬頸陰虹者有雙筋陽塩欲得廣陽塩者夾

上常有聲似鳴者有黃也洞胡無壽珠淵無壽毛當

也上池有亂毛妨主凶角中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

大膝踈肋難飴龍頭突目好跳豪筋欲得成就脚後

出毛欲得短密若長踈不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手

少骨多者有力膝上肉欲得豎角欲得細鼻如鏡則
難牽口方易飴漿府方易飴水牛肚大尾青最有力

養魚經

范蠡

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
在齊為鴟夷子皮在西戎為赤精子在越為范蠡有
之曰有之曰公凡任千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
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以六畝地為池
池中有九州求懷子鯉魚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
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
必生至四月內一神守六月內二神守八月內三神

守神守者鱉也內鱉則魚不復飛去在池中周遶九州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二月得魚長一尺者一萬五千枚三尺者五千枚二尺者萬枚直五千得錢一百二十五萬至明年一尺者十萬枚二尺者五萬枚三尺者五萬枚長四尺者四萬枚留長二尺者二千枚作種所餘皆貨得錢五百一十萬候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于后苑治池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州八谷谷上立水二尺谷中立水六尺所以養鯉不相食易長不費也

貨殖傳

司馬遷史記

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機法固森然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世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纁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柘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璠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

刊川碑扁
卷之四十六
三

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碁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之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

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對于營丘地馮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塩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子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于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強至于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于有而廢于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容無所之以而不樂

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
曰天下熈熈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利往夫千乘
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
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于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
曰知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
得而觀也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旱則資舟水
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夫
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

物開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
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
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
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
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強吳觀
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耻乃喟然而歎
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國吾欲
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
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
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于人故

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
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
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
者皆稱陶朱公

子貢既學于仲尼退而任于衛廢著鬻財于曹魯之
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于窮
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
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于天下者子
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方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
漆蠶出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
早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早明歲美有水
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
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趣時若
猛獸擊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
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
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
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猗頓用塩塩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
富烏氏僂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聞獻遺戎王戎
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
僂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
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
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
築女懷清臺夫僂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
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

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
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徒豪傑諸
侯強族于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穰沃野
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
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
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比郤戎翟東
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
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
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
竹木之器南御滇僊僊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
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結轂其口以所多易

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羗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禹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慎伎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追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鞬不均自全晉之時固

已患其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塚作巧姦冶多美物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后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灑之上邑徒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

冠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刁悍少慮有魚塩棗栗之饒北隣烏桓夫餘東縮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塩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于衆鬪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于禮故其民惺惺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于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

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游成陽舜漁于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于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塩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塩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
郢之后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
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
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
連錫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
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
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
遺風潁川敦厚秦末世遷不軌之民于南陽南陽西
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

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
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
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
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蠶蛤不待
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昔竄偷生無積
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
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
旱之害民好蓄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
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
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于廟廊論議朝廷守信死

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
是以廉吏久久莫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
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陳却敵斬
將舉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
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塚鑄幣任俠并
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者其
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擗鳴琴揄長
袂躡利徒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
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
魚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

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
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
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于賂遺也農
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
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薪千里不販糴居之
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
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人而樂與之
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伯千戶之君
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
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

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
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
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
淮北常山巴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
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
畝鍾之田若干畝庖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
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
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
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
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

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
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嚴處奇士
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
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
都酤一歲千釀醢醬千坭醬千甌屠牛羊彘千皮販
穀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
輶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
鐵器若庖茜千石馬蹄躑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

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
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藥麴塩豉千答鮓鯨千斤鮓千
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鼯裘千皮羔羊裘千
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馭會貪
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
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
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田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鉄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
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
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

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于市易賈乃求
遠迂致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
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于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
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
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
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于織嗇家致
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
嗇而曹邠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

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貲代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
 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
 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
 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
 刁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織而師史
 尤甚轉穀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
 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
 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

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
 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
 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
 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
 間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
 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吳楚七國兵起時
 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
 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
 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

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
諸田田畷田闡韋家栗氏安陸杜杜氏亦巨萬此其
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
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未致財用本守之
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
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
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織膏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
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
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

千金賣醬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鄧氏
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
皆誠一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
者輻輳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此一都之若巨萬者
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輪扁斲輪

莊周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
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
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
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

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烏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推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

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梓慶削鐻

梓慶削木為鐻鐻樂器以火鐘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齋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齋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

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礪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成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

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斲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日某建則某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

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
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
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
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
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
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
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
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
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
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

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
用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
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
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
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而
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其跡而慕曰彼相之才
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
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
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
反此以恪勤爲公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

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員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繆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

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

營造法式

李誠

方圓平直周官考工記園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垂衡者中水鄭司農注云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墨子子墨子言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衡以水正以垂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

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依放以從事猶愈於已○周髀算經昔者周公問於商高者曰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圜方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萬物周事而圜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矩設焉或毀方而為圜或破圜而為方方中為圜者謂之圜方圜中為方者謂之方圜也○韓子曰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班亦不能成方圓○看詳諸作制度皆以圜方直平為準至如八棱之類及欹斜美禮圖云美為不圜之貌壁美以為量物之度也鄭司農云美猶延也以善切其素一尺而廣狹焉侈史記索隱云侈謂狹長而方去其角也侈下果切俗作隋非亦用規矩取法

今謹按周官考工記等脩立下條○諸取圜者以規方者以矩直者抃繩取則立者垂繩取正橫者定水取平

取徑圍九章算經李淳風注云舊術求圜皆以周三徑一為率若用之求圜周之數則周少而徑多徑一周三理非精密蓋術從簡要略舉大綱而言之今依密率以七乘周二十二而一即徑以二十二乘徑七而一即周○看詳今來諸工作已造之物及制度以周徑為則者如點量大小須於周內求徑或于徑內求周若用舊例以圍三徑一方五斜七為據則踈略

頗多今謹按九章筭經及約斜長等密率修立下條
諸徑圍斜長依下項○圍徑七其圍二十有二○方
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八棱徑六十每面二十
有五其斜六十有五六棱徑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
斜一百圍徑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方內取圍
徑一得一八棱六棱
取圍準此

取正詩定之方中又揆之以日注云定營室也方中
昏正四方也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
北準極以正南北周禮天官惟正建國辨方正位○
考工記置槩以垂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

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司農註云自日出而
畫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
規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槩則南北
正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管子夫繩扶
掇以為正○字林抽時釧切垂臬望也○刊謬證俗音
字今山東匠人猶言垂繩視正為抽○看詳今來凡
有興造既以水平定地平而然後立表測景望星以
正四方正與經傳相合○取正之制先于基址中央
日內置圍版徑一尺三寸六分當心立表高四寸徑
一分畫表景之端記日中最短之景次施望筒于其

上望日星以正四方○望筒長一尺八寸方三寸用版
造兩菴頭開圈眼徑五分筒身當中兩壁用軸安於
兩立頰之內其立頰自軸至地高三尺廣三寸厚二
寸書望以筒指南今日景透北夜望以筒指北于筒
南望今前後兩竅內正見北辰極星然後各垂繩墜
下記望筒兩竅心於地以為南則四方正○若地勢
偏衰既以景表望筒取正四方或有可疑處則更以
水池景表較之其立表高八尺廣八寸厚四寸上齊
後斜向安于池阪之上其池阪長一丈三尺中廣一
尺于一尺之內隨表之廣刻線兩道一尺之外開水

道環四周廣深各八分用水定平今日景兩邊不出

則線以池版所指及立表心為南則四方正安置今立表在

南池版在北其景夏至順線長三尺冬至長一丈三尺其立表內向池阪處用曲尺較令方正

定平周官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垂鄭司農注云

於四角立植而垂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

而平地○莊子水靜則平中準大匠取法焉○管子

夫準壤險以為平○夫尚書大傳非水無以準萬里

之平○釋名水準也平準物也○何晏景福殿賦惟

工匠之多端固萬變之不窮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

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

泉五臣注云水泉水平也○看詳今來凡有興建須先以水平望基四角所立之柱定地平面然後可以安置柱石正與經傳相合○定平之制既正四方據其位置於四角各立一表當心安水平其水平長二尺四寸廣二寸五分高二寸下施立椿長四尺安鑿在內上面橫坐水平兩頭各開池方一寸七分深一寸三分或中心更開池者方深同身內開槽子廣深各五分令水通過於兩頭池子內各用水浮子一枚用三池者水浮子或亦用三枚方一寸五分高一寸二分刻上頭令側薄其厚一分浮於池內望兩頭水浮子之首遙對立表處於表身內

畫記卽知地之高下

若槽內如有不可用水處卽於椿子當心施墨線一道上垂繩

墜下令繩對墨線心則上槽自平與用水同其槽底與墨線兩邊用曲尺較令方正○凡定柱

礎取平須更用貞尺較之其貞尺長一丈八尺廣四

寸厚二寸五分當心上立表高四尺

廣厚同上於立表當

心自上至下施墨線一道垂繩墜下令繩對墨線心

則其下地面自平

其貞尺身上平處與立表上墨線兩邊亦用曲尺較令方正

舉折周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葺屋三分瓦屋四分

鄭司農注云各分其修以其一爲峻○通俗文屋上

平曰哺

必孤切

○刊謬證俗音字哺今猶言哺峻也○

皇朝景文公宋祁筆錄今造屋有曲折者謂之庸峻

齊魏間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蓋庸峻也謂今

折之舉○看詳今來舉屋制度以前後撩檐方心相去

遠近分為四分自撩檐方背上至脊榑背上四分之

舉起一分雖殿閣與廳堂及廊屋之類略有增加大

抵皆以四分舉一為祖正與經傳相合今謹按周官

考工記修立下條○舉折之制先以尺為丈以寸為

尺以分為寸以釐為分以豪為釐側畫所建之屋於

平正壁上定其舉之峻慢折之圍和然後可見屋內

梁柱之高下卯眼之遠近今俗謂之定側舉屋之法

如殿閣樓臺先量前後撩檐方心相去遠近分為三分

若餘屋柱頭作或不出從撩檐方背至脊榑背舉起

一分如屋深三丈即如甍瓦廳堂即四分中舉起一

分又通以四分所得丈尺每一尺加八分若甍瓦廊

屋及甍瓦廳堂每一尺加五分或甍瓦廊屋之數每

一尺加三分若兩榑屋不加其副○折屋之法

以舉高尺丈每尺折一寸每架自上遞減半為法如

舉高二丈即先從脊榑背上取平下屋撩檐方背其

上第一縫折二尺又從上第一縫榑背取平下至撩

檐方背於第二縫折一尺若榑數多即逐縫取平皆

下至撩檐方背每縫並減上縫之半如第一縫二尺

井ノ木... 三十四

三縫五寸第四縫 二寸五分之類 如取平皆從搏心抔繩令緊為則

如架道不勻即約度遠近隨宜加減 以脊搏及椽 檐方為準 若

八角或四角鬪尖亭榭自椽檐方背舉至角梁底五

分中舉一分至上簇角梁即兩分中舉一分 若亭榭 瓦者即十分 只用脰

中舉四分 ○簇角梁之法用三折先從大角背自

椽檐方心量向上至椽桿卯心取大角梁背一半竝

上折簇梁斜向椽桿舉分盡處 其簇角梁上下並出 卯中下折簇梁同

次從上折簇梁盡處量至椽檐方心取大角梁背一

半立中折簇梁斜向上折簇梁當心之下又次從椽

檐方心立下折簇梁斜向中折簇梁當心近下 令中 折簇

角梁上一半與上折 簇梁一半之長同 於絃上取方量 之用脰瓦者同 其折分並同折屋之制 唯量折 以曲尺

定功唐六典凡役有輕重功有短長注云以四月五

月六月七月為長功以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功

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為短功○看詳夏至日

長有至六十刻者冬至日短有止於四十刻者若一

等定功則在棄日刻甚多今謹按唐六典修立下條

○諸稱功者謂中功以十分為率長功加一分短功

減一分 屋楹數王楹孫傳僖宗還議立太廟盈孫議曰故廟

列一畢... 卷之四十六 三五

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禮記兩楹知為兩柱之間矣然楹者柱也自其莫廟之所而言兩楹則間于廟兩柱之中于義易曉後人記屋室以若干楹言之其將通數一柱為一楹耶抑以柱之一列為一楹也此無辨者據盈孫此議則以柱之一

木經

沈括

營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為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榱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尺

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基若干尺以為榱等若盈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至承拱榱桷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為峻道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前前會後三人曰後勝又後日後條末後日後前竿前隊長一人曰後傳唱後一人曰報賽前竿平肘後竿平肩為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為平道此之為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益為嚴善舊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七
諸家五
天問
屈原 楚辭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七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諸家五

天問

屈原 楚辭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曹闇

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馮翼氣氲之貌陰陽轉運馮翼翼孰識

形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天地人何本何化罔

則九重天圓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幹維焉

繫天運孰維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

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沓合也天與地合會何所

十二焉分辰十二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自湯谷次于

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

維何而顧菟月在腹女岐無合女岐神女無夫生九子夫焉取

九子伯強疫何處惠氣和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角宿未旦曜靈日安藏不任汨治鴻師以尚之僉曰

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鯀不任治水堯何不試而遷行之也鴟龜曳銜鮫

何聽焉堯殺鯀羽山為飛鳥水中銜順欲成功帝何

刑焉鯀設能順眾人之欲而永遏在羽山鯀囚夫何

三年不施施刑也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

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竇

填本避諱而改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或曰禹治水時有龍

以尾畫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河海何歷鮫何所營禹何所成康

回共工憑怒墜何故以東南傾共工與顓帝戰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

維絕地柱折故東海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濤東流不溢孰知其

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隳音其衍幾何崑崙

縣圃山在西北乃元氣所出其顛曰玄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

里淮南言崑崙山九重其高萬一千里上與天通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

闢啓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日之未揚

若華何光若木之光華其華下照地何所冬暖何所夏寒焉有石

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有角曰龍無角曰虬負熊以遊雄虺九

首儵忽焉在儵忽電光也有雄虺何所不死長人何

宇靡泝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山海經南方有蛇吞象三年出其骨

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鮫魚何所鮫鯉有四魑音堆焉處魑堆奇羿焉殪日

烏焉解羽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羿射落其九日中九鳥皆死禹之力獻功降

省下土方焉得彼僉與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

匹合厥身是繼禹之所以憂無胡為嗜不同味而快

鼃與朝飽不與衆人同嗜欲而快一朝之啓代益作

后卒然離蠶一作孽並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

厥鞠音菊窮也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

賓商陳列九辯九歌樂啟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古

夫河伯而妻彼維嬪傳曰河伯化白龍羿射列其左

馮珧名利决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射革而交吞揆之何羿之射勇而其阻窮西征巖何

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堯放鯀羽而行越險因墮

能所咸播秬黍莆藿是營禹平水萬民皆得何由并

投而鮫疾脩盈白蜺蜺雲之有嬰莠崔文子學仙於

為蜺而嬰莠持藥與崔崔驚怪射之王子喬子喬化

觀之子喬之尸也崔取子喬尸覆以筐幣湏臾化為

大鳥飛鳴而去崔馬能亡子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

不能固臧天式縱橫陽離爰死天法有陰陽從大鳥

何鳴夫焉喪厥體萍號起雨萍翳雨師何以興之撰

體協脅鹿何以膺之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鼇戴

山林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何以安之釋舟陵

行何以遷之鼇所以能負山若舟船在水中也惟澆

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少康因獵

澆女岐澆嫂縫裳而館崗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

殆湯謀易旅湯疑作康謂少康有衆一旅也何以厚之覆舟斟尋少康

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桀伐蒙山之國得妹

喜妹嬉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

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古億焉賢者預見萌

善惡璜臺十成箕子見象著而誰所極焉登立爲帝

言必犧作八卦脩德行孰道尚之女媧有體女媧人頭

七十孰制匠之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大豕而厥

身不危敗吳獲迄古古公南嶽是止吳國得賢君至

而遇太伯陰讓王季採藥南岳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兩男子太

飾玉伊尹烹鵠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

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犬說簡狄在

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帝嚳之妃言簡狄待帝

嚳在臺上有飛燕墮遺

列女傳卷之四十一 四

其卯喜而忘該包也言湯能包持契之未
之因生契也言該秉季德德故天佑之以為民主也

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澆國名也
澆滅夏后相之

遺腹子曰少康後如有仍教正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與主牛羊遂攻殺流滅有扈有扈

舜懷有苗平脇曼膚紂形體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

逢擊牀先出繫殺於牀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朴

牛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

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晉大夫解

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婦眩弟並淫

危害厥兄象眩惑其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成

湯東巡有莘爰極湯東巡狩從有莘氏乞句何乞彼

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伊尹母因溺

之林有小兒帝人取養之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言纘

於重泉夫何臯尤不勝心伐帝湯不勝衆夫誰使挑

之會鼯與朝爭盟何踐吾期武王將伐紂會天大雨

鬲今報紂矣甲子日不到紂必殺道難武王晝夜行曰膠

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蒼鳥羣飛孰使萃

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武王至孟津白魚入王舟羣

休朱云周公不喜武王以黃鉞親斬紂頭事也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

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

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昭王出游至楚楚人沉之昭王

南游何利於楚乎越裳獻白雉

并川系編 卷之四十一 昭王德不能致 欲親往迎之 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

索求妖夫曳銜何號於市 註曰縶孤箕服寔亡周國 周幽誰誅焉

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怙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 即彌 讒諂是服比干

何逆而抑沈之雷開 開佞 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 王文

之一德卒其異方 異方皆服 梅伯受醢箕子佯狂稷維元

子帝何薦之投之於水上鳥何煥之何馮弓挾矢 武伐

紂 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

作牧何令微彼岐社命有殷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

有惑婦何所譏 如已惑 諫受賜茲醢西伯上告 紂醢

賜諸侯文王受 何親就一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

之祭告上天 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呂望鼓刀在列肆文

屠屠牛上屠屠國文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

王喜載與俱歸也 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皇

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初湯臣摯

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勳闔夢生少離散亡

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闔廬少小離亡何能壯 彭鏗斟

雉帝何饗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 受壽永多夫

何長中央共牧后何怒 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 逢

蛾微命力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昔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北至

於回水之上因獲鹿其家遂昌

朱云舊說以為秦公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

子臧之事未知是否

歸何憂王逸云屈原書壁所問畧雷思念復至自解

曰歸何訖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狗

師夫何長楚邊邑處女與吳邊邑傷二家怨而相攻

師滅吳時屈原又處女爭采桑於境上相諫言我先為不直

怒不可長久也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

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子文之母穿

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林中有

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養焉吾告堵敖以不長

敖楚賢人也屈原放時告詔堵何試上自予忠名彌

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章忠直之名以顯彰後世乎

屈原言我敢嘗試君上自嘯

天對

對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呼骨

黑晰眇往來屯屯龐昧草化惟元氣存而何為焉合

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無營以成沓

陽而九運轅渾淪蒙以圜號冥疑玄釐無功無作烏

溪繫維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濟彌非垠或形之加孰

取大焉皇熙疊疊胡棟胡宇宏離不屬焉侍夫八柱

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巧欺淫

誑幽陽以別無隈無隅曷懜厥列折筭剡達音專楚

謂折竹小曰筭

交午也

謂折竹小曰筭

施旁豎鞠明究曛自取十二

荆川評編

卷之四十一

七

七

七

七

七

非余之為焉以告汝規燬魄淵日月也太虛是屬基地

萬熒列星也咸焉是託輻旋南畫軸奠于北孰彼有出

次惟汝方之側乎施勞運惡有谷汜當焉為明不逮

為悔度引無窮不可以里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

乃專何以死育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

是類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為怪瀰

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應氣出行時屆時縮何有

處鄉明焉非闢晦兮非藏孰旦孰幽繆躔纏結也于經

蒼龍之寓而廷其往切欺也彼角亢惟鮫澆隣聖而孽

恒師雁蒙乃尚其地后惟師之難曠頰使試衆不察其地族

而舉之堯非樂於用之也盜堙息壤招帝震怒賦刑在下而投棄

於羽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鳴龜肆冢

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汗塗而渠夫固不可以類胠

躬躡步胠張泥切手足胼胝也躡必益切橋以上楮

行泥音曳營也踣僵也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

刑九疇受是玄寶禹錫也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

縱夫孰謀之式行鴻下墮厥立乃降焉填絕淵然後

夷于土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

胡聖為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期畫厥尾圖憲

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

隕爾力夫誰駭汝為此而以恩天極州錯富媪后土富媪

爰定于趾躁川靜谷形有高庫東窮歸墟列子渤海之東不知

幾億萬里有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

清清墳墟燥䟽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

液液音悠水又何溢為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鴻

洞而課校脩長茫忽不準孰行孰窮積高于乾崑崙

攸居蓬首虎齒爰處爰都水經云崑崙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蓬頭虎齒戴勝

而處者王母也增城之高萬有三千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

之不葦由是而門辟啓以通茲氣之元脩龍口燎爰

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惟若之華稟羲以耀狂

山凝凝音嶷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石胡

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嘐嘐人名是達猩猩能知人名有虬螭

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南有怪虺羅首以

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莊子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

逸以為電非也朱云招魂說雄虺九首往來倏忽正謂此也莊子寓言恐非屈原本意員丘之

國身民後死山海經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員丘上有不死樹食之壽有赤

水飲之不老封嶠之守其橫九里國語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嶠之山者也穀

梁傳叔孫得臣敗長狄身有萍九岐五衢又云四衢

橫九畝又防風氏長三丈浮山有草其葉如麻赤華即泉華也厥圖以詭浮山

孰產赤華伊泉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三歲遺骨其脩

之岐也王逸以為生九衢中恐謬又

浮山有草其葉如麻赤華即泉華也

孰產赤華伊泉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三歲遺骨其脩

孰產赤華伊泉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三歲遺骨其脩

已號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僊者

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漫汗而

潛謂不死鮫魚人貌邈列姑射在海中近魁雀峙北

堆當為崔魁崔在號山如鷄號惟人是食焉有十日

其火百物昇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禮記射支大

澤千里羣鳥是解山海經曰大澤千里羣鳥之所解

為鳥朱云柳說則別是一事如舊說為禹懲于績日中之鳥而借解羽二字以問亦通禽

婦亟合股蕭末離厥膚三門以不眠禹治水股無股

與視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暨

彼呱克臧俾妙作夏獻后益於帝諄諄以不命復為

叟耆曷戚曷孽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

柄以撻克窮聖庸夫孰克害益革民艱咸粢厥粒惟

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垧休居以康食姑不失

胡往不道一本不失下啓達厥聲堪與以呻辨同容

之序帝以質莫候嬪禹母產聖何謳厥旅彼淫言亂

蜀音呪與味聰馘以不處夷羿滔荒割更后相夫孰

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震皞厥鱗集于皖肆叫帝不謀

失位滋嫚有洛之嫖好也焉妻于狡夸夫快殺鼎豨以

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寒

讒婦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俾姦民是臧舉土作仇

荆川集編

卷之四十一

九

徒怙身弧

弄淫於原賦寒泥殺而烹之

鮀殛羽巖化黃而淵子宜

播殖穉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民

以謹以都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祀後世是

郊

縣為夏郊

王子怪駭蜺形第裳衣禡操戈猶憤夫藥良

終鳥號以游奮厥篚筐芻漠莫謀形胡在胡亡幽陽

潛變陰蒸而雨萍憑以興厥號爰所氣怪以神爰有

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宅靈之立掉焉不危螭厥

首而恒以恬夷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

窄之澆嫪

音勞又即到切妬也

以力元臆聚之康假于田肆克

宇之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載

厥德于葛以詰仇餉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

尚或艱之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處暴娛以大啓厥

伐瞽父仇舜鯀以不麗堯專以女茲俾胤厥世惟蒸

蒸翼翼于媯之汭紂臺于璜箕克兆之惟德登帝師

以首之媯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曰日化七十工獲詭

之舜弟眡厥仇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

禍大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邑鼻

鼻即有庫象所封邑

以賦富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空桑鼎殷諂羨厥鵠惟軻知言瞞焉以為不仁易愚

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

殺也降厥觀於下

匪摯孰承條伐巢放民用潰厥疣以夷于庸夫曷不
謹嚳狄禱祺契形于胞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該
德胤考蓐收于西庖爪手鉞尸刑以司憲牧正矜矜
澆扈爰蹈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狂厥
賊辛后駮五該切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
肌膏寶被躬焚以旗之辛紂也紂敗衣寶王之衣赴
火而死武王斬紂頭懸之太
白之旗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啓牀以斲殷武
踵德爰獲牛之朴湯出獵
得大牛夫唯陋民是冒而不號以
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還以所獲徧施
祿惠於百姓解父狄淫遭
愆以報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象不兄龔而奮

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
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
識胡木化于母以蝎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
以墊孰譯彼夢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
德之由師憑怒以割癸挑而讎膠鬲比黎兩行踐期
捧盜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頸紂黃
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位庸芘民仁克蒞
之紂淫以害師殛圯之咸追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
禦謹舞靡之水濱翫昭荆陷弒之繆迓越裳疇肯雉
之穉情祈招左昭十二年祭公
作祈招詩諷穆王猖洋以游輪行九野

惟怪之謀胡給娛戴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謔西王母戴勝與

穆天子觴于瑤池之上為謔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

道理脩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峇曰萬民

平均吾顧見汝孺賊厥訛爰繫其孤幽禍挈以夸憚褒以漁

淫嗜藪即茂殺諫尸謗屠孰鰥聚以徵而化電是辜

天邈以蒙人么以離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相號

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紂無誰使惑

堆志為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僂寵干異召死比雷濟

克后雷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

醜厚棄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既岐

既寔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伯鞭于西化江

漢許易岐社以大國之命以祚武踰梁橐囊羶仁蟻

萃姪滅淫商痛民以亟去肉梅以頒烏當作不台訢

孰盈癸當作惡兵躬殄祀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岐

日厥心瞭眦顯光奮力屠國呂望屠牛文王問之望

以髀髀音陞厥商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粟厥文考

而度子以組征中諧不列恭君以雉胡螻訟螬賊螬

徐而以變天地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

又祐之湯擊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光徵夢祖憾離以厲彷徨激覆而勇鏗羨于帝聖孰

嗜味夫死自慕而誰饗以俾壽胡對齧已毒不以

外肆細腰羣螫夫何足病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鍼
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咨吟于野胡
若之恨嚴隆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若所伊憂伊音
憂念毒意誰與醜齊徂秦啗厥詐讒登狡庸拂以施
甘恬禍凶亟鋤夷復不可化徒若罷闔綽厥武滋以
侈頽於菟楚人謂廂為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歎吾教之
闕以旅尸楚人謂未成君死曰堵敖誠若名不尚昌
極而辭朱子云屈原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
物行事因書其壁何而問之以潔憤蕙舊注之說徒
以多識異聞為功唐柳宗元始欲質以義理為之條
對然亦學未問道而誇多
衙巧之意猶有雜乎其間

五代司天考

歐陽脩

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
予何敢異聖人哉其文雖異其意一也自堯舜三代
以來莫不稱天以舉事孔子刪詩書不去也蓋聖人
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于人則天道廢以
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書日食
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
莫得有所述於後世也然則天果與於人乎果不與
人乎曰天吾不知質諸聖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此聖人極論天人之際最詳而明者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進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人之禍福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則因其著於物者以測之故據其迹之可見者以為言曰虧益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其知與不知異辭也參而會之與人無以異也其果與於人乎不與於人乎

則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以異也則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未有人心悅乎下而天意怒于上者未有人理逆天主上而天道順乎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本紀所述人君行事詳矣其興亡治亂可以見至於三辰五星逆順變見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所考嗚呼聖人既沒而異端起自秦

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矣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也予之所述不得不異乎春秋也考者可以知焉

天官書

司馬遷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曰陰德或曰天一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五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

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斗為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六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招搖一外為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大星天王

前後星子屈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矜北一星曰牽東北曲十二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衆者實其虛則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亢為䟽廟主疾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氐為天根主疫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箕為敖客曰口舌火犯守角則有戰房心王者惡之也南宮朱鳥權衡衡太微三光之廷匡衛十二星藩臣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

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月五星順入軌道司其出所守天子所誅也其逆入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中坐成形皆羣下從謀也金火尤甚廷藩西有隋星五曰少微士大夫權軒轅軒轅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旁小星御者后宮屬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東井為水事其西曲星曰鉞鉞北北河南南河兩河天闕間為閔梁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火守南北河兵起穀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柳為鳥注主木草七星頸為員官主

急事張素為厨主觴客翼為羽翮主遠客軫為車主
風其旁有一小星曰長沙星星不欲明明與四星等
若五星入軫星中兵大起軫南眾星曰天庫樓庫有
五車車星角若益眾及不具無處車馬西宮咸池曰
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火入旱余兵水水中有三柱
柱不具兵起奎曰封豕為溝瀆婁為聚眾胃為天倉
其南眾星曰膺積昴曰旄頭胡星也為白衣會畢曰
罕車為邊兵主戈獵其大星旁小星為附耳附耳搖
動有讒亂臣在側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
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兌曰罰為

斬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膀也小三星隅置曰觜觿
為虎首主葆旅事其南有四星曰天厠厠下一星曰
天矢矢黃則吉青白黑凶其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
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其東有大星曰狼狼
角變色多盜賊下有四星曰狐直狼狼北地有大星
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
之于南郊附耳入畢中兵起北宮玄武虛危危為蓋
屋虛為哭泣之事其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西為
壘或曰鉞旁有一大星為北落北落若微亡軍星動
角益希及五星犯北落入軍軍起火金水尤甚火軍

并八和絲 卷之四十七 七
憂水患木土軍吉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營室
爲清廟曰離宮閣道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
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旁有八星絕漢曰天漢天潢
旁江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瓠瓜有青
黑星守之魚鹽貴南斗爲廟其北建星建星者旗也
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
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察日月之行以揆歲
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
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
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

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
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
星右轉居丑正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色
蒼蒼有光其失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
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反逆行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
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二十
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單闕歲
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
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
歲歲陰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與營室東壁晨出曰

青章青章甚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旱早晚
水大荒駱歲歲陰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昴
晨出曰躡踵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牂
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晨出曰開明
炎炎有光偃兵惟利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
房歲早早晚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申以六月與
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
見箕涖灘歲歲陰在申星居未以七月與東井輿鬼
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歲
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柳七星張晨出曰爲長王

作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
早而昌有女喪民疾闞茂歲歲陰在戌星居巳以九
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白色大明其失次有應見東
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
角亢晨出曰大章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旦是為正
平起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
應見婁困敦歲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氐房
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
次應在昴赤奮若歲歲陰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與
尾箕晨出曰天皓黓然黑色甚明其失次有應見參

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
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若色數變
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棊長
四尺末兌進而東南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
而西北三月生天攬長四丈末兌退而西南三月生
天槍長數丈兩頭兌謹視其所見之國不可舉事用
兵其出如浮如沉其國有土功如沉如浮其野亡色
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角而戰者不勝星色赤黃
而沈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有憂歲星
入月其野有逐相與太白鬪其野有破軍歲星一曰

攝提曰重華曰應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
熒惑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
國熒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飢兵反道二舍以上
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太半亡
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久而
至當小反大其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若角動繞環
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鬪光相逮為害
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
致天下法出東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

井ノ糸
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
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急一日行一度
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逆
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
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其入
守犯太微軒轅營室主命惡之心為明堂熒惑廟也
謹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
日戊巳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
未當居而居若巳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
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巳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

不乃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
其一名曰地候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
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
皆從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殺
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羸為王不寧其縮有軍
不復填星其色黃光芒音曰黃鍾宮其失次上二三
宿曰羸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
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斗為文太室填
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飢主勿用戰
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木金在

南曰牝牡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焯與
金合為鑠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土為憂生孽
卿大飢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穰而
擁闕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金為疾
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改
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
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
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早出
者為羸羸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為主人必有天
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闕七寸以內必之矣

五星色白圜為喪旱赤圜則中不平為兵青圜為憂
水黑圜為疾多死黃圜則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
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行窮兵
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
寒夏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
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
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東壁故在營室察日
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
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
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

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
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
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
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
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
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
危出入東西各五為八歲二伯二十日復與營室晨
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
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
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

曰大囂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
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
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出以辰戌
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
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其當
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
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出西逆行至
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
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后小兵弱出小后
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庫淺吉深凶日方南金

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羸侯王不寧用兵進吉
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
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
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
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
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
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
謂要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
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
之卒雖衆將爲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

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澤可爲好事其圜大赤兵盛
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
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
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
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
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曰過參天疾其對
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僂金木星合光
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鬪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
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
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

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
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
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
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
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
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
矢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
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
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
為䟽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各殷

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
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
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
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
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
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氐房東四舍為漢
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
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晚為慧星及天
矢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
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

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
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
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
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
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
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
以法致天下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而
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而西
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兵不戰失其
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

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
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
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
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免過太白間可撼劍小戰
客勝免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
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
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七命曰小正辰星
天攬安周星細爽能星鈎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
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園憂白園喪赤園
中不平黑園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

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
入于東方其出西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
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
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
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
夏不見有六斗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
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氐兗州
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潮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
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觸參
益州東井與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

為負官辰星廟蠻夷星也兩軍相當日暈暈等力鈞
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
和為分離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殺將負
且戴有喜圈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
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
至先去前利後病后至去前病后利后至先去前
后皆病居軍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半日以
上功大白虹屈短上下兌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
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
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

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角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月蝕歲星其宿地飢若亡熒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爲內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月食始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十三月而復始故月蝕常也日蝕爲不減也甲乙四海之外日月

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大而赤狀類南極所出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昭明星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所出國起兵多變五殘星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星去地可六丈大賊星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司危星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白類太白獄漢星出正北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地

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文若月始出所見下有
亂亂者亡有德者昌燭星狀如太白其出也不行見
則滅所燭者城邑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
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國
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
少則旱其大經也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
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天狗狀如火奔星有聲其
下止地類狗所墮及炎火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
下圜如數頃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大上兌其

見也不種而獲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蚩尤之旗類彗
而後曲象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旬始出于北斗旁
狀如雄雞其怒青黑象伏鼈枉矢類大流星虵行而
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疋布著天此星見
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
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于有道之國
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
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三千里雲氣有獸居上
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
恒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

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午高乍下往往
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前卑而後高者疾前方而
高後兌而卑者郟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
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
通者不過三四里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
不過五六里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
過三四十里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
其土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當戰青白其前低者戰
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雲類杼軸
雲搏兩端兌杓雲如繩者居前且天其半半天其整

者類闕旗故鈎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
搏密其見動人乃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朝所候
决于日旁日旁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
之氣如羣畜穹閣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
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
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埜氣成宮闕然氣各象其山
川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
正治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
息者古虛耗者凶若烟非烟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
索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

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
陽氣之動者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
之天開縣物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壅水澹澤
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閭臬枯藁宮廟邸第人民所
次謹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倉府廩
庫四通之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
處鬼哭若呼其人逢悟訛言誠然凡候歲美惡謹候
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臈明日人衆卒歲一
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
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集臘明正

月正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
兵西北戎菽爲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
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八風各與其衝對
課多者爲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且至食爲麥食
至日昃爲稷昃至舖爲黍舖至丁舖爲菽下舖至日
入爲麻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
而多實無雲有風日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
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當其時者稼有敗
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其稼
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

惡是日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
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
一升至七升而極過之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
占水旱爲其環城千里內占則其爲天下候竟正月
月所離列宿日風雲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
穰水毀木飢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
宜蚕風從西方若旦黃雲惡冬至短極縣上灰炭動
鹿解角蘭根出泉水躍略以知日至要決畧景歲星
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太史公曰自初
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

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
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
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
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
矣所見天變皆闕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
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不書至
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
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
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韋鄭則禪灶在齊
甘公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

井ノ糸
卷之四十一
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比
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
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
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
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
為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
為強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
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
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
從衡者繼踵而臯唐其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

驗麥雜米塩二十八舍王十二州斗并兼之所從來久
矣秦之強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吳楚之強候在熒
惑占于烏衡燕齊之彊候在辰星占于虛危宋鄭之
強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強亦候在辰星占于參
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
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
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
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
山川東北留其維首在隴蜀尾没于勃碣是以秦晉
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

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爲客
主人熒惑爲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天子
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強時蓄異記無可錄者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
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
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籍不可勝
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
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
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
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

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是則半
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
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芾于河戒兵征太宛
星芾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
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
爲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其石
曆五星法唯獨熒惑有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
行日月薄蝕皆以爲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
五星無出而不逆行逆行常盛大而變色日月
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

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
 大小有差潤狹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
 五佐為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羸縮有度日變修德
 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
 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大上脩德其次修政其次修
 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
 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天
 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
 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
 粗則天官備矣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赤帝行德天

牢為之空黃帝行德天矢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
 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小赦白帝行德以正月
 二十日二十一日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一
 曰白帝行德畢昴為之圍圍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
 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黑帝行德天
 關為之動天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三熊
 三衡者天廷也客星出天廷有奇令

